



斛山遺稿叙



如春不佞通仕籍即時時從諸薦紳  
後聞

世廟時斛山楊公云楊公關中富平人也  
抱志慷昂雅不急仕進而嘗慕汲黯  
朱雲之為人起家御史便明目張膽  
上封事觸忌兩下獄幾十年公以言



報國獲罪其之每歌詠歷歷天王聖  
明操焉時獄禁嚴中公者頻緝公語  
上之公覺連乎悶悅乎忘與乎常公  
久困日視赭衣貫三木者慘不出聲  
無異蚊呻然方晡柵夫守幽闕寤燈  
火邏柝駭聽公恬弗介意朝夕讀易  
曰易基宓犧氏重之則此中聖人朝

聞道何憾夕死哉公玩易愈精動履  
愈無咎當時一二臣疏援公杖斃公  
哭之自分園內首丘休然為戒者無  
之人以此多公鎮定學久之諸滑黠  
窺公者亦垂涕呼忠臣夫

世廟英睿邁萬古從諫如流願急於公公  
論事懇篤言言經國讀者飛動頽栝



於行則奚所誦也公摘時政斥諸大  
貴人雖寄公錦衣乎全公爾已而方  
士斥土木罷諂諛誅升遐一詔荒陬  
忭舞皆公前所上封事謂公為大遇  
主非邪公詩文集若干卷大都紀處  
獄者十之六七侍御陳公一日手  
集示曰此忠臣之所以事其君者余

讀之未嘗不流涕蓋序而梓之以風  
世教春受命唯唯竊謂士君子立身  
大塊間當為其在不計在人潛也  
勒一家言藏名山見依日月末光即  
蒿目憂時斥奸蠹勦理道危言謹論  
申忠臣烈士之氣時能盪我執不則侈  
於述作渙沁脂韋覆孰之誚謂何爾



往者賈洛陽陳治安筴幾數萬言長  
沙一謫竟恚憤死司馬子長號良史  
才漢武皇宮之輒醜詆漢武皇夫文  
譚西漢西漢譚二子二子為不遇故  
爾爾以方斛山公亡異蜩鶯鳩決起  
而飛搶榆枋覩大鵬盡垂首戢翼控  
於地已矣亡論二子即汲黯朱雲足

多哉且也陳公執憲節為名御史丁  
止輦受言之時獨味乎斛山公壹斛  
山公不朽藉之乎秉彛感人烈於雷  
霆後讀茲集者孰不脉脉動思旦暮  
遇之不但暮遇之非夫也春以陳公  
刊斛山集颺懿夫昭風夫陳公別號  
守軒名世寶鉅鹿人



萬曆六年歲次戊寅季春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知廬州府事前禮部儀制

司郎中臨川曾如春撰

斛山楊先生遺稿目錄

第一卷

奏議

上 世宗封事

獄中諫書

序

獄中詩集序

雪夜吟集序

周易辨錄序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賀浮岩八十序

記

慶困記

續慶困記



傳

劉處士傳

蘇宣傳

楊處士傳

周主事傳

浦御史傳

葉叔明傳

葉烈婦傳

孤麋傳

第二卷

祭文

祭原方畦先生文

祭次女文

雜著

香灰解

宋忠簡公像贊

七月七

讀易

清明

劉秀才字說

書

與司官書

謝吳知府書

與楊知府書

與楊督學書

與汪撫臺書

與田主簿書

與原負外書

與原方畦先生書

與胡知府書

賦

夢遊山賦



行

惻惻行送王大尹出獄

古柏行送王子言

山西行

書白樓詩卷

歌

七歌

患足疾為十招菟以自慰

古詩

四言古詩

五言古風

次杜少陵韻答人

采葵

贈錢負外緒山四首

贈人

哭姜郎中義泉二首

即事三首

五言律詩

雜詠五言律四首

獄中慰章秀才

勉仕男讀書二首

有感二首

有感六首

聞黃鳥

送忽百行

遣仕男歸家

謝信官

懷友三首

送尹商衡都黃門出獄二首

哭翟尚書司馬二首

送人出獄

書聯翁病中屬言後

雜作二首

謝人餽桃

贈姜義泉



第三卷

七言古風

題雲津書屋

送董允恭出獄

園士送別次巽峰韻

雜作

雜作

七言律詩

贈泰和劉洗心秀才二首

春日

奉和春興八首

奉和初夏韻二首

奉和初夏聞雷韻

奉和遷榻韻

次緒山韻五首

端午用杜工部韻

遣懷二首用杜工部韻

端午節

聞緒山出獄

贈人

夢浦竹塘

夢陳寮

送同鄉王大尹出獄

有感

遣懷二首

謝人

與晴川飲用杜工部韻

述懷

贈人

詔獄言別

遣懷

閑作四首

懷緒山先生

贈人二首

送曹子儀作縣平遙



有感

和聯翁看花詩

端陽節次聯翁韻一首

看花次聯翁韻

雜詠五首

和太白山人韻三首

送李明甫

遣偲男歸秦

見童子頭插苦菜花索觀之作律奉和紫陽先生韻八首

劉子壽日

秋燕

遣懷二首

哭李石壘

送人出獄

重陽節用杜少陵九日韻

題趙白樓寄詩次韻蒼之

聞趙白樓復總兵贈之

思故人

送人

寄田道充

送曹知府入關中

贈洪百戶并序

和大司馬聯峰先生詩二首用其起句

和聯峰喜雨詩二首

春

冬至

送人

早春二首

次羅整庵老先生韻

除日二首

元日次晴川

題碧泉用杜工部韻

病起述懷用杜工部韻

聞次女亡

次緒山韻三首

次緒山懷友韻

元旦



寄偲正月初二日 送紀中夫歸秦

送桂道長出獄又和其韻四首

送林張二都黃門掌科謫官出獄

謝人賜鷺米 送甥張禹卿

雜詩二首

五言絕句

懷緒山五首 起病三首

有感

第四卷

七言絕句

雜詠五首 贈蘇廷詔五首

人有犯晴川者以此慰之 六月六日

嘉靖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出獄歸九月十一日復拿繫京謁夷

齊祠二首

澠池道中二首 謁比干祠

謁姜里祠 遣偲男歸秦二首

乙巳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復入獄詠柏一絕

葵初出二絕 柱杖二首

秋日 秋燕

送高大觀年兄出獄用其留別韻



丙午秋七月朔夜夢友人王崗泉張東臺

夜初

答友人忽天章遼東作斷事

病中人有以詩慰使寬者次其韻答之二首

聞人赤肚仙口號

春日十二首

偶興五首

葵花二首

述思二首

獨酌十首

遣懷四首

送耿良弼四首

偶有感五首

乙巳年復被繫跼作五首

遣懷

雪茶

殘雪二首

慰章秀才

送趙大尹出獄

讀蕭處士行狀

初聞黃鸝

送人歸秦

送緒山出獄三首

寄偲母

送張本禮歸三首

哭翟尚書

補衣口號次晴川公韻二首

夜懷緒山

謝郭平安惠衣

送趙白樓

張公弼

往年一士夫勸勿作詩作此以曉之八首

和人韻四首

讀詩經衡門篇

黍離

豳風



和題扇上漁翁圖二首 送人出獄

送人歸蜀 示姪休四首

謝人賜鷺米 閑作二首

哭浦周二公

禹卿歸秦仕兒留此難於為別以此慰之二首

贈人 讀微子篇

送孫寺丞二首 九月節

獨酌 夜夢四老人

憶白塔寺老僧號孤松

聞孤松謝世繼韻悼之四首

夜夢孔明四首 哭姜郎中

詞

有感 踏莎行

雜作 踏莎行

聯句

獄中看花聯句 園中聯句酌酒

復酌送巽峰聯句

語錄附

論學 漫錄

論文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一

奏議

上

世宗封事

題為慰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  
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  
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  
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  
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  
暫而不懼為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





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

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

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

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誡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  
蓄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  
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於其間積  
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  
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  
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  
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  
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蓄  
而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  
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  
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  
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  
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動舉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  
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  
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  
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  
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  
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  
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

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  
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  
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  
城兩月終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商城一廓耳  
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  
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  
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  
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



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廢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

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堯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



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闕

經筵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

陛下一身

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

幾之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

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

覲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

面舞蹈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

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

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

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



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  
異言異服列于

庭苑金紫赤綬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傅  
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  
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  
而畀諸迂恠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  
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

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  
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  
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  
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  
聖躬之福耶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政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  
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  
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  
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揚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



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

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宗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

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

祈

天祐則莊敬日彊而眉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

邪莫可遁逃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



慄懇切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題伏候

勅旨

獄中諫書 藁具而未上

臣聞明王之治天下也上畏昊天之神臨下畏  
臣民之瞻仰雖德盛功高而其惟日不足之心  
未嘗不求賢納諫以盡事天撫民之誠而致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焉忠臣之事君也雖道化  
熙洽之時猶不忘訓誥保惠之勤而防微杜漸  
之惟謹惟恐一念一事之差謬而貽生民無窮  
之害也古今稱堯者孰不以為天下之大聖乎

其聰明睿知出於天性若無賴於臣下之匡輔  
取善以自益矣然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不以己德  
為己至而從事於咨諏察納之無遺蓋知一念  
之趨向則聖狂治亂所由分而不可以不慎焉  
是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禹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嚚是作益戒舜曰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夫舜豈至違道干譽拂民從己者哉又豈至好  
慢遊作傲嚚如丹朱者哉禹益不以其君道隆



德盛而忘傲戒勤懇如此是人臣保治無窮之心而為尊君敬君之至也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相與如手足腹心之一體而成文明熙皞之治後有作者弗能及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召公告武王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訓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古聖哲之臣所以輔養君德而成功業之盛者孰不切切焉欲其君以聽言納諫為心乎漢武帝之臣有汲黯者

自言有狗馬之忠願出入禁闥以補過拾遺又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譽順從以陷主上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不言奈辱朝廷何魏徵疏唐太宗漸不克終十事以諫諍為已任君不及堯舜其心未肯以自已也故汲黯魏徵號稱古之遺直而太宗貞觀之治幾於三代者有由然也歷代聖賢之君莫不樂聞規諫以來天下之善以防壅蔽之奸至秦始皇父子惡聞過失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遂至上下判隔遠近乖離匹夫一呼天下土崩不



二世而國不守矣我朝

孝宗皇帝時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獄中鎮撫司本

上

孝宗皇帝問左右當如何批行左右對曰此人狂妄  
當笞之以示懲戒

孝宗皇帝特批釋放因語輔臣曰李夢陽本內事干  
戚朕不得已下之獄左右欲朕笞之者朕知  
左右之意矣蓋既得旨必密喻重笞置之死地  
以快中官之心而使朕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  
不忠一至於此輔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堯舜之  
仁也是故遠而虞夏商周之聖君及漢唐以來  
之賢主近而

孝宗皇帝皆

陛下所當取以為法而秦以誹謗二字箝天下之口  
以自取覆亡之禍者又萬世所當深戒也以任  
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臣往年疏中亦嘗為

陛下言之矣不知

聖明亦曾垂覽否乎天下猶人之一身焉人之血氣  
不周流者必死天下之勢上下之情不相同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情



得以下達而免於覆亡之禍焉昔人以為功多於汗馬之勞者謂能消禍於未萌也孔子曰臣之事上也進思進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當不義則臣不可以弗諍於君子不可以弗諍於父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其語齊臣曰齊人無以仁義語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大哉孔孟之言真萬世致治之道也伏願

聖明留心焉臣自嘉靖十一年以病居田里者八年餘量能度分安自退處已絕無用世之心矣朝廷起臣於畎畝之中而授之職既又以罪下獄臣一時所着衣服非度

聖明不即誅死而惟笞以戒之此猶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養生成而已栽培傾覆之殊用天無私喜私怒於其間也風雨霜露無非上帝之教笞



以戒臣而全臣之生孰非

陛下之仁乎

陛下於臣已廢而復起之當死而又生之其浩蕩無涯之恩德始終於臣者可謂至矣此臣於垂死之餘猶哀鳴之而欲

陛下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無美比隆欲竊效古人屍諫之忠而盡臣愚犬馬之報於萬一也伏願

聖明留心焉臣又尚記東廠使記臣衣服然其來者二人焉臣未知其姓氏自此以後或一二人或

三四人更迭往來未嘗不日在臣之左右凡為臣所經遇者將百人焉臣心知其為東廠使以覘臣者而口未敢言臣又察其意向似有記臣言語動作以傳聞于

天聽之下之意焉不知果有此事否乎若誠有之臣不勝惻怛悲感之切至而願昧死以有言此非

陛下盛德所宜為也古人有言君道貴明不貴察

陛下以睿智居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當以正大光明之道化成天下平平蕩蕩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股肱耳目托諸臣佐生殺予奪付之公



論不宜偏有視聽作為之私小而使羣下得以窺

聖衷之淺深也况今夷狄侵侮兵政廢弛工役浩繁財用匱竭暑雨祈寒生民嗷嗷君子小人之孰為當進孰為當退朝政敷理孰為當廢孰為當興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孰非

陛下所當深察而遠覽者乎釋此不慮而注意一狂言獲罪之囚犯此何心哉若

陛下以此察臣之心移之於兵政之廢弛財用之匱竭生民之嗷嗷君子小人之當進當退朝政之

敷理當廢當興念茲在茲與公卿賢士日講論之而圖處之心常如此實為

宗廟社稷之福萬方生靈之慶也况臣當日所言雖出臣愚昧之見而一時芹曝之誠亦未必無可採擇而施行者若

聖明留意而臣言有補於

聖政萬一雖誅死即不朽矣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棄蕞莛故能極其聖伏願

聖明留心焉又臣初下獄時鎮撫司官倪民孫綱以



聖怒嚇然之下臣罪深重一時不令臣自通飲食惟日給臣以官米臣又不便所食又病幾死後陶某等許臣家人自送淡粥麪湯日得二食今四十五月有餘矣延此一息尚未死滅此實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諸臣不欲置臣於死使

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為忠於

陛下者也近東廠復三四人來獄中鎮撫司自官吏以至守獄校卒皆戰慄倣懼日夜戒嚴復絕臣飲食似有欲臣速死之意臣今一死雖無所惜

誠無所難但臣愚慮謬絕飲食以置臣於死決非

聖心所欲為竊恐有譎張為幻者過為訛言恐動衆心使至於此則事未可知伏望

皇上洞開日月之明照此幽隱之地若臣罪當誅即明正典刑肆諸市朝以為人臣事君不忠者之戒若察臣忠悃憫臣狂愚罪從末減或遠謫邊戎放歸田里此又

聖主宥罪赦過之洪恩非臣負罪深重者所敢望也惟



聖明早賜裁處臣不勝兢惕懇切之至謹具書昧死  
叩首叩首

獻

獄中詩集序

去年春予以罪下北司獄既而緒山錢子白樓趙子  
皆以事相繼來繫既經冬共慨時光云邁舊學易荒  
咸願以文相會輔於是錢子讀春秋趙子讀易予以  
困病弗能自强亦間佔俾於禮經庸學語孟諸子百  
家數相論難情與感觸發為詩歌古風近體各有所  
得歲月既久總成一帙錄藏中竒意不在詩與文而

在無忘今日患難相與之心也故吾三人每相聚語  
未嘗不嘆相遇之奇而幸其相處之益也古者大聖  
賢之心學淵源相與神交默會故有誕先登岸不暇  
於困窮鬱抑而後成然以動心忍性熟其所存精其  
所履而優入於神化之境者自上智而下恒多有之  
吾觀錢趙二子景希先哲探討幽秘疊疊不厭他日  
行所學以福斯世而成可久可大之事業其與涵養  
家塾而措諸廊廟者何異耶顧予庸疎多罪劣於振  
拔幸得竊其影響補愆省咎而僅比於折肱知醫之  
萬一焉夫以多凶多懼之區而為進脩之地者亦在



乎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時嘉靖壬寅秋七月既望爵  
書於獄中

雪夜吟集序

余與錢子洪甫同獄中得其父心漁翁所著有雪夜  
吟集而相與序述發揚顯心漁翁之心與行而可與  
傳後者多海內之名士余讀之不能不有所感於心  
也天賦人以如此之明識乃復阨之使弗得以究其  
用心漁翁之胷次其過於人者亦多矣詩歌琴簫之  
類且不過玩此一種之樂趣以養其悠然自得之性  
情而忠孝大節乃其平生之懷抱今詩歌中徃徃見

之而循自然之理以任乾坤之句幾於樂天知命者  
矣夫有大抑鬱必有大亨通固理數然也吾觀心漁  
翁之子孫濟濟多英才而長子洪甫進士方任刑部  
貞外郎以學行知名於世天其有以慰心漁公之心  
乎

周易辨錄序

予父蒙幽繫自以負罪深重憂患警惕之念即夙夜  
而恒存也困病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愚蒙管窺或  
有所得則隨筆之以備遺忘歲月既久六十四卦之  
說畧具矣因名曰周易辨錄繫辭曰困德之辨也吾



以驗吾心之所安力之所勝何如耳若以為實有所見而求法於古人焉則吾死之餘萬萬所不敢也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日爵謹書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汪名尚寧先與程家立嗣後復姓

嘉靖乙丑年封君之子廷德與爵同舉進士官行人司行人交與日深廷德不以爵不肖取為同年友壬辰年爵以御史謝病歸廷德以年不與科道舉歷部郎補兗州府知府庚子歲爵復承乏前職廷德入覲京師復會于燕山客舍中叩其所造淵乎未可窺也次年辛丑春爵以罪下獄踰五年為乙巳秋蒙

恩宥為編民廷德以吾陝兵備守潼關遇於塗次未幾爵復以罪逮北行事出不測遠近震駭廷德送傳舍握手以別丁未冬爵復蒙

恩歸田里時廷德移守慶陽致書林下謂其父母年高允吾同好者當有言以壽之夫子之善父母之善也廷德明識器守自其弱冠時已若素定然歷官所至仁澤義聲聞于海內爵實於陝民同在漸被中孰非封君暨太夫人德善所及乎爵願祝封君太夫人曰公其賢子行道濟時惟天眷德自古若茲公之夫婦耄期稱道公之夫婦壽考無期耄期稱道壽踰百



齡子子孫孫承于無窮爵頓首再拜祝

賀浮岩八十序

御史龍谿督子學父浮岩公壽登八十親友以公賢德享壽子孫克肖咸願往賀予為先之以言孔子曰仁者壽解之者曰靜而有常故壽浮岩公常侍父病致憂三年心不少懈父歿值歲歟未克舉葬衰經不去身者八年餘致哀於父致養於母兄弟翕好同飲食者五十年此其心與行豈易及哉蓋崇本篤內為闇然以修之賢者也蚤事詩書疊疊不厭開諭後學多所成就即子學為關輔名士可知矣周人之急不

吝所有稱人之善忘其所短謀人之咨不踰於道有司知其賢俾以冕服與鄉飲酒禮大抵虛中循理莊重凝靜固所以致長年揆公素履其完復天則培固真原而周旋矩度者率由此道今其耳目聰明動履強健則又壽躋未艾之徵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請以是為浮岩公壽

記

處困記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



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疏焉斯時也余自謂死在旦暮且以得速死即為幸矣既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傷毀敗之餘形狀樂樂動輒顛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為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余問為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

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答之既重其困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即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給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為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既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獄未三日即死人情慘阻聚語洶洶皆為余懼



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尚為  
冬月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  
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  
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  
世為囹圄中之一羸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負外  
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  
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功夫未嘗以困苦鑿中告蓋  
恐為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  
願有以為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  
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

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鉉自  
巡按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  
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  
子往候之為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  
蒙筥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既傷重弗能語惟聞有  
呻吟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  
甦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  
公毅然應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  
也於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人材  
風俗之大略及所著全陝政要集繫過華陰有題華



解山遺稿卷一  
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為余誦之有以公  
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  
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  
絕跡仕進耳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

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  
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  
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  
於患難於今日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  
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為吾兩人慰余既日  
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

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  
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即  
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  
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即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  
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鐵索縛余臂  
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  
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  
吾死於此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為正月初六日  
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語及未嘗不流  
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



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為世道之益否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致亦由我而有之矣夫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中懷危蘇蘇焉而為沈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予下獄蒙笞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飯予以事非

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室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者知其為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為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與順之皆依與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子三人俱蒙

恩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復拘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

旨下鎮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鉉相繼救予皆以重笞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為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己既下獄即絕予

飲食凡予所具毡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困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歛足左右顧瞻如於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室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於人乃寘生於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以相別至是生為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錮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足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為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



謁夷齊祠度以罪當復繫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  
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  
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俟劉  
周二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蓋順  
之得抵家拜其母次日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  
使者先至其家繫其弟以行即趨應時者順之至廠  
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  
一鼓予困於梘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燃燈若有所待  
予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既又獄  
卒繫梘木羣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鐵鍊以縛

二子呼聲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為其然  
捕得虎來耶忽一校者走門內告予以二子使問候  
予笑曰困縛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曾次矣  
煥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廁門在  
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予屋戶板扇  
外有柵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  
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順之惻  
然悲傷始予不食囚飯嘗以暗室中誦孟子一簞食  
豆羹章以自溷畜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  
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



笑以為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羣玉屑安  
能甘此侮污為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  
盖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  
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  
惠不同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也司  
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  
告謂冬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通飲食  
則事屬怠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之子應  
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者繁髯方

面從傍聞之怒罵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云也  
順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各銷  
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饁食往來  
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不及  
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乾饌使隔  
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人獄  
卒赫然詈叱之即欲以梃鎖困苦聰聰再四謝罪始  
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子  
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可  
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

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糊口相與痛省愆咎以答

上玉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

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尹相林廷璽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皆絕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

而忘其為剥膚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所居屋前有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櫃木往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未有居深室囚木者而居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米者而絕之亦自予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藉口於予今日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時事不可救藥安知其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順之嘗曰已身不足惜而懼以罪累



朝廷耳故述此為憂世之君子告時嘉靖乙巳年季冬望日書

傳

劉處士傳

觀庵劉處士諱克字養吾號觀庵世居泰和縣之城西十世祖諱某宋嘉定間逮今雲津書院觀庵子即其遺址緝理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仕父諱某以鄉舉歷典金華麗水績溪教事陞永福縣尹轉賓州守未之任卒母蕭宜人生觀庵子兄弟四人觀庵其長子也據狀觀庵子多懿行今不詳述述其所

難能之一事焉觀庵子母蕭宜人病觀庵子割其股肉煑羹以進母不知其為何物食之而病愈嗚呼其心可謂至矣其行亦人所不易及也觀庵子之事親可謂病致其憂而篤於孝思者矣其德善為邑侯所禮重諸名公所歌詠而於風教之助不淺也配歐陽氏二子師洋皆縣學生女二人長適生負某次適某觀庵子生成化巳亥八月十八日嘉靖癸卯年正月十二日卒壽六十五歲卒時其弟工部員外郎晴川子以諫止工役下獄中聞訃哭稱先生曰先生素多病豈非聞吾憂難重其憂心而至此耶即痛恨不食



時予與吏科給事中太平周子同繫獄相與吊慰之  
乙巳年秋俱以

恩溥歸田里既又復蒙拘至是晴川子以觀庵狀示  
予即獄中讀之而謹書此尚冀

皇仁浩蕩當有宥罪赦過之期晴川子持以歸而表  
諸觀庵之墓亦吾與其弟久同幽難之心也

### 蘇宣傳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  
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  
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

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梏鎖右脛  
前為梏木轉合成瘡宣自以手起梏上木以重瓦間  
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比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  
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遭譖數以語予當令防慮予以  
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公今一貧如  
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  
宣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  
聞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為慮  
當開廣心胷是年秋予蒙

恩歸田里宣送予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



相贈而別夫當

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煮羹食母子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為

### 楊處士傳

楊處士歿時其妻王氏年二十四歲子棟甫四週王氏撫育訓之以正自稱未亡人者二十六年年四十

九以病卒病時子棟割股肉煮羹以食之竟不救此可以驗王氏盡婦道棟盡子道王氏可謂節婦棟可謂孝子矣秉彛好德人心所同風聲所及孰不興起而為世道之益亦多矣

### 贊曰

於維節婦秉鍾純美身履大道死而後已天實佑之俾生孝子並言休譽於千萬祀

###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號磧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



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  
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  
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為祥瑞而  
頌之謂權奸不可為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  
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脩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  
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  
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  
干冒

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  
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  
上可手杯之履襪衾苦之類為血所沾若滯於水中  
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  
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畧曰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脩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  
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



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



臣飲恨直士寒心揚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  
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  
明示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  
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梏囚天佐體幹  
細弱其手梏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  
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夫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  
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  
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款  
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  
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負  
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  
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脅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  
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  
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



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靄橫空震雷微  
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  
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  
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  
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  
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  
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  
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以桎鎖又天佐以  
救爵故下獄故獄戒愈甚嚴凡廁所往來必問其期  
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

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入即膝上手作  
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  
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  
寬心語為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為則死  
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  
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  
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  
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  
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  
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



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樞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非藏而脩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不孝焉事君無或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為之震動萬人為之流淚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

之罪也復何尤

浦御史傳

浦御史名鉉字

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登正德

丁丑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

乞終養服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

與聞其事有論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

與監察御史張祿同考功司郎中俞胤緒皆得冠帶

閑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職家居嘉靖己亥

上以吏部薦鉉才不可廢與爵同

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次年冬奉



命巡按陝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直平  
易又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為緩急之  
序名曰全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罪下錦衣  
獄濱于死者屢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之死於  
獄中鏹自陝復上疏申救謂天下之治亂係言路之  
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化理成言路  
閉則奸巧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此見河南道監  
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懲創必深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放寘諸  
朝著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退思補

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  
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有  
旨御史浦鏹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捉來京下鎮撫司  
獄擬以不當救爵之罪

詔笞壹百與爵同梏鎖七日而死鏹初在陝被徵秦  
民聞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送扶老携幼滿其  
車下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  
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  
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陰鏹登樓望嶽題詩其  
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



解山遺稿卷一  
三十一  
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別鉉以詩慰之有滄  
溟釣石聞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  
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  
不撓可以想見其曾次矣蓋鉉為人磊落光明與人  
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為闊大略無瑣細苛刻之  
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  
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慎爵朝呼之以  
問起居因脫二句以贈校者既笞後始得同處爵之  
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或不遜即不能堪鉉語  
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

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伺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  
且開懷相與鉉感其誠口占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  
慘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  
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畧無嗻嚅卑下語嗚呼可  
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笞踰年正  
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諄諄訣別雖語氣漸微  
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之詞謂爵展轉困迫之  
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旦暮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  
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明年御史咎子學來獄  
中子學嘗為洪洞縣知縣言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



事獨優蓋民到今懷思焉其庚子歲秋爵被  
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威者晉陽之豪  
傑也為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家食爵過謁之  
因訪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為對且言今已起用  
矣此爵至京鉉至已奉

命監順天府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  
見其死而哭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鉉既死而爵之罪  
愈益重矣顧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  
繼而死今而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  
禍世道之損已無及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

輕宥矣古人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伏  
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為人子而  
不能孝則為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鉉以  
親老即不仕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  
履之大要矣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  
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即其  
志趨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朗蓋卓卓乎為當世之  
奇英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即至殺身  
也

葉叔明傳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

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為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畧曰禦虜之道不可俾彼之不来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隍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為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先為不可勝之計萬一點虜復來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

為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舻飛輓有兌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遐馳中原騷動有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群方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呼鷄犬亦為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慎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為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為者亦多主司者自為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



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為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以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為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東試錄或將獻之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或未可知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

詔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通問爵不以得其通問為何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者為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泰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料給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叙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方章生勺與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幸又問宵中如何苦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爵與二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笞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



於文字議論間稍為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為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儉夫壬人習為乾沒媚悅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搖頭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壽張為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徃徃而然視叔明所為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古之人如朱雲折檻陳禾落裾完名

保身光昭簡策而不至遺憾後世者叔明亦得以擬迹矣嗚呼叔明以山東試錄之故即至於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歲

### 葉烈婦傳

葉烈婦京師人許紳妻也紳家貧不能自存往投其故携妻葉氏以行病死於通州城西之道葉氏年二十歲跪於屍傍晝夜哭不絕勺飲不入口四方來觀者以萬計婦人往者率為致飲食羅置左右葉氏一無所視百方欺喻以冀其全生葉氏一無所應積十四日而死有司以事



上聞 詔表其節通州人為具棺歛與紳合葬立祠  
以祀之嗚呼烈哉嗚呼烈哉揚子雲號稱儒者而為  
莽大夫媿於葉氏多矣他何足道哉

### 孤麋傳

去年甲辰秋九月望日予三人同筮得剝之初六剝  
床以足滅貞凶十月初一日守獄卒一校者來予不  
能堪其毒惟忍以待之十一月初一日復一人來代  
校者甚厚予每戒其屬曰此為國忠臣當善遇之慎  
勿無禮以相犯予感其厚贈以詩曰剝床曾有應天  
道最無私記此坎中得一陽出地時然此厚予者於

他犯處求或未得一往往肆雷他犯有氣力者寄語  
於所司所司制此厚予者戒勿復守獄此輩以守獄  
求賄為生理既為所阻即窮迫之甚惟數寄懇於余  
欲念已舊好為解之予難於發言作孤麋傳寄所司  
以達意乙巳年夏四月念九日

大谷中有孤麋為獵者所傷不能遠馳去遇白額猛  
者欲食之孤麋懇以求免白額未之許須臾一黑額  
猛者至見孤麋而憐之謂白額曰彼君子麋也日飲  
食惟水草傷又甚肉殊瘦未可食且食君子麋不祥  
子盍舍諸白額以為然即棄去不食黑額又恐他白



解山通雅卷一  
額至而食孤麋乃久為之衛然黑額於他群麋亦往  
往掩而食之特於孤麋則終哀之以全其生他群麋  
之畏黑額亦若孤麋之畏白額也乃相與訴黑額於  
社壇公社壇公放黑額於蕭林中而制其出黑額久  
未食麋饑餓之甚惟數懇求於孤麋欲念已舊德之  
社壇公祝而宥其罪社壇公信他群麋謂黑額為物  
害甚而終治之孤麋不得已乃喻群麋曰彼君子額  
也子盍反其詞俾遂所欲群麋艱然曰子迂物也於  
額類中而求君子不以難乎彼遇子孤麋固黑額而  
遇群麋則亦子之白額也若社壇公肯以一言戒使  
遇孤麋固為黑額而遇群麋亦黑額焉則雖日與之  
遇固所願也於是孤麋謹述群麋意以告社壇公且  
乞他求來者皆孤麋之黑額也



聖



